夜光杯/星期天夜光杯 新民晚報

开花的狗尾巴草

里头几个孩子正在议论狗 尾巴草会不会开花。这个 说,狗尾巴草是草,当然 不会开花。那个说, 兰花 草也是草, 开起花来美丽 极了。稚语童声, 却是一 本正经的模样, 让人听了 不由觉得好笑。但狗尾巴 草真的会开花吗?说实 话,我并不知道。

回家后,我专门上网 查了资料。资料上说,狗 尾巴草是禾本科植物, 禾 本科属于被子植物,而被 子植物都是会开花的, 花 期多在七八月间,可能因 为花朵太小、太朴素,看 起来很不起眼, 所以大多 数人都没有发现,或许发 现了也不在乎吧。毕竟这 世间的花花草草实在太 多,杜鹃、牡丹、芙蓉 ……哪个不是娇艳欲滴、 惹人怜爱,连这些花都还 看不过来,怎么可能把注

路经一家幼儿园、听 意力过多地停留在那不起 眼的狗尾巴草 1-9

> 狗尾巴草, 光听名字 就够俗。或许它这名字 便是乡间的老农看它形似 小狗尾巴胡乱取的吧。而 且这东西十分常见,每年 春末夏初,乡间路边、田 埂边,随处可见,风一 吹, 仿佛满世界的小狗都 在追着风奔跑,这一追一 直要从夏天追到秋天。待 草上的颜色渐渐地由先前 欲要滴下来一般的绿变作 干瘪无力的黄, 便开始淡 出人们的视线和记忆。

> 不过, 若是人们知道 狗尾巴草会开花,多半还 是会吃惊。在人们固有的 印象里,它开花的几率实 在太小了。然而想到狗尾 巴草的别称, 我反而释然 了。在我们这里,狗尾巴 草也叫美人草。狗尾巴和 美人相去何远, 最终却用 来形容同一个物种。只能



说,物有两面,存在缺点 的同时多半也存在一个与 之相匹的优点。

S是我读初中时的同 成绩在班里倒数,又 因为爱玩爱闹,给老师的 印象很不好。然而初三上 学期,成绩忽然跃居班级 前几名, 化学竞赛得了全 市一等奖。所有人都惊叹 于他的改变。我们问他个 中的原因, 他笑而不答。

草长时节, 我们毕业 了。S终于说出了心中的 秘密,他说:"像我这种人



杨阳央求老爸让他看会儿动画片,

老爸不由分说地拒绝:"不行! 你妈不在

家你就想贪玩? 我会代为行使你妈的权

力,禁止你看动画片,监督你好好做作

业。"杨阳哭丧着脸道:"老爸,你那么

凶,我妈当年是怎么看上你的?"老爸

得意道:"怎么看不上,我告诉你,你爸

当年又有才又帅, 是你妈主动追的。

我妈也是一枝花,她跟我说是你主动追的她啊!"老

爸一字一顿地吐出三个字: "我确定。你别看你老爸

第一眼看上去不帅, 那是我帅得不明显, 你别看我不

能出口成章, 那是因为我一字千金。所以你妈追我是

赚了,她嫁给了潜力股!"杨阳哈哈大笑后,掏出录

音笔晃了晃,"老爸,你说的我都录下来了,我妈一回

来就放给她听,你自己决定让不让我看动画片吧!"

老爸双手奉上遥控器给杨阳,郑重道:"遥控器给你,

录音笔给我,必须删。以物换物,公平交易。"

杨阳眨巴着大眼睛难以置信:"我不信!

陪红场一起醒来

如果说圣彼得堡活在沙皇时代, 那莫斯科则停在 苏联时期。火车抵达莫斯科时,是寒冷下雨的清晨。 坐上空荡荡的地铁,穿过逼仄低矮的地下通道,惨白 的日光灯管黑乎乎地蒙着灰,墙面、地面开裂了,似 乎还处于社会主义物资匮乏阶段。望不到头的通道, 昏暗的灯光里,回荡着脚步声,远处一个黑衣男子走 过,留下孤单的背影,此时有人倒比无人更心惊。

莫斯科还在沉睡。夜半的街道,青铜将军骑在马 上指点江山,老建筑在路灯的照射下通体暗红,像-座座奇异的城堡, 这些庞大沉重的建筑后面, 就是红 场了。这是个不大不小的广场,中间高,四周低,用

公

平

交

佟

小石板铺成, 凹凸不平, 周围环绕着克里姆林宫、 圣瓦西里大教堂、古姆百 货。居民和游客都在睡梦 中,站在凌晨的红场,偌 大的广场很空旷, 夜色下 的克里姆林宫暂停了权 术、圣瓦西里大教堂退去 白天的嘈杂、古姆百货熄 灭了奢侈品橱窗的光华。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可我 看到了士兵整齐地列队前 行, 听到了革命歌曲, 是 的,这是苏联。

早晨7点多, 是漆黑一片,克里姆林宫 里的建筑尖顶上的红星从 高墙里探出头,小小的, 却关不住, 顽皮又任性, 在黑暗中闪耀,像一点点

燎原的火种,这颗红星也在中苏友好大厦上放光彩。 天色渐渐发白, 坐在红场边的公交车站躲雨, 偶有几 辆车开过,对面就是莫斯科河,天空和河水都泛着冷 冷的蓝光。风雨更紧了,刺骨的严寒如同秋风扫落叶 般严酷的革命。旅馆还不能入住,商场还没开门,只 有这一个小小的车站是栖身之所。路灯熄灭了, 今 天, 我陪莫斯科一起醒来。

天蒙蒙亮了, 我把最后一点面包喂了红场上的鸽 子和麻雀,拉起衣服上的帽子,蜷缩着,把头埋在身体 里,任雨点落下,在风雨飘摇中默默忍耐。就这样坐了 不知道多久, 以为快要冻死时, 教堂里突然传出弥撒 声,清亮的女声飘荡在低沉的男声上,声音由小及 大,穿透了花窗,穿越了穹顶,充斥了世界,传到上 帝的耳朵。虽然听不懂,但人类的感受却不会因为信 仰不同而阻隔,纯洁的祈祷回荡在阴郁的天空中。我 呆坐着,睡眼惺忪地看天,像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



了,寒冷消散了,人间的痛苦 似乎都不在了,暖阳春风安 抚着我。我听过很多地方的 弥撒,但都不及这个饥寒交 迫的冬日,幸福的人听来不 过是欣赏,不幸的人听来却 是拯救,是雪中送炭的慰藉。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火柴。那一刻,风小了,雨停

起眼。我能有今天,多亏了 一个姑娘,她跟我说每个 人都有特长,有适合自己 的学习方法, 我没考出好 成绩,跟天资无关,只是没 找对方法。虽到了初三再 改变未必有大作用,然而 只有努力过,青春才无悔。 我尝试了,也成功了。"

我忽然觉得那姑娘真 有眼光, 狗尾巴草虽卑 微, 但蝴蝶和蜻蜓飞过的 时候, 偶尔也会停在上 面。因为,在一双识珠的 慧眼里,每个人都能找到 自己的价值,同样诸如海 棠、芙蓉, 谁也不比狗尾 草更美丽。

放在人堆里,就跟狗尾巴 草放在花丛中一样,极不

-让思维飞翔。

满载而归。

'依已经空到开始养苔藓了?" 位朋友在我手机微信贴着的苔藓照片 一句随口的玩笑话, 有时也 下留言。 是当头棒喝,我偷偷开始反省,真的 有好多意义重大的事等着我去做。周 围人不都是忙着赚钱,忙着买房…… 唉,算了,我还是欢喜养苔藓。

小辰光,从来没觉得苔藓的存在。 人小的时候,都是抬头望着天,看大 人要抬头,看世界要抬头,写作文 "我的理想",也是那种高大 遥不可及的那种。那时出 门白相,大人倒是常常叮咛, 马路边上绿莹莹的地方不要 去。只晓得,去那里会滑跤,

几年前开始养花, 随手逛 逛网上花花草草的论坛。有-天,突然发现有个苔藓小组好 玩、聚集着一帮热衷于种苔藓的闲人。 原来苔藓看似普通,竟也有三四十个 品种。有长的短的、绒毛状、地毯状, 还有你想都想不到的形状……看着那 些苔爸苔妈,用高倍数的相机微距, 拍摄的各种玻璃罐子里的朦朦胧胧的 苔藓玉照,真美啊。苔藓,不再是路边轻贱肮脏的"老年斑",而成了爱丽丝梦游幻境里的"仙草"了。于是, 我也开始边走路, 边低头, 四处望望 "野眼"。突然发现,完全不用跑到什 么小组秘籍里说的某某公园, 我们家 楼下花坛就有大大一片苔藓, 围绕在 大树之下,绿色葱翠,毛质丰厚,完 全是一块优质的波斯地毯。我顿时体 会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那种激 动的心情, 马上回家, 翻出小铲子和 水仙花盆,一会儿就铲了满满一盆,

据说,种苔藓有好几种种法。一 "揉面法",把采来的苔藓打碎,和

着花泥加水搅拌, 揉捏,再铺到假山 或花盆里, 几周内

即可长出翠苔 来;另一种为

"摊饼法",直接把一片片苔藓铺盖上 去。我素来不会揉面, 贪简单,"摊饼" 吧。正好刚附庸风雅买了块车马汉砖 改的盆,移入菖蒲,铺上苔藓,再插 上一支支截短的牙签固定,远看像小刺猬,近看像"打金针",万事大吉。

阳台上固然少不了花。花是红楼人 物,不是黛玉,也是宝钗。花开时,娇艳 万方,遗世独立。不几日,花谢了,

萎靡、凋零,看着也孤独。还是苔 藓好,样貌平凡,但始终苍翠如 。像《金刚经》里说的"微尘众" 卑微如尘,触目皆是,像极了马路 上擦肩而过的普通人, 平凡而认 命。汉砖极重,浇水不易。过不多 久,菖蒲先行化去。苔藓也懒得浇 了,绿色转黄,厚厚的苔枝变成枯 草,最后也被我扔到阳台角落里去了。

过了几天,去苏州郊外的名山 行脚"。习性难改,低头,踱步,竟突 然发现后山砌起来的一片方石上,满 眼都是翠苔。苔厚几寸, 显见是多年 积下的。大喜! 正好带着一次性筷子和保鲜袋,又"请"回来了。这次不 装了,铺入月季和黑松之下,有多余 的,也随意栽点到菖蒲盆中。也不刻 意管它,后来也忘了,也不在意。 年多了,竟发现有苔的那几盆菖蒲长 得更加油亮,茂密,精神。想来那山 上原有古寺, 旧时每到中秋, 还有曲 会,估计苍苔也是听着仙乐长大的, 连着我家的菖蒲也沾染上了仙气。

少年时,时间过得慢,总觉得日 子老也过不完。三十之后,一切像按 了遥控器里的快进键,忙得没工夫坐 下来喝一杯茶,看一会风景。现在, 我每天给卑微的苔藓浇浇水, 也算是 一种修行。低头看看苔藓, 时间好像 会过得慢一些。每天早上,能吃上-碗平平常常的小米粥, 我感觉幸福极 了,就像苔藓给我的感觉。

国人过日子,讲究"量入为出"。 量入为出,重在平衡,收入与支出等 同,日子就能过;收入高于支出,生 活无忧虑;入不敷出,日子必难熬。

生活好过了,有些老人就喜欢 攒钱,自道"手中有粮,心中不 慌"。炒股、买基金、研究理财产 品,忙进忙出不得空闲。钞票赚了 却不舍得用,脚下是儿女的旧鞋、 身上是孙辈的校服。一日三顿简单 打发了事。存了点钱, 说是将来给 子女,还要留着自己养老。这话本 没错,就是没想到自己的当下。何 不趁目前还吃得下、走得动时,提 高生活质量,潇洒快活一点,让自 己有个舒服的晚年?

有些年轻人收入本不低, 却消 费无度, 时称"月光族"。理发要 进美容店,剃个头大洋八百;买衣 服要去伊势丹,一条裙子三千、 个包袋三万。出门以车代步, 范儿 十足。花钱如流水, 钞票不够就寅

"宗教热

情"和"圣

爱"的象

征。据传,

吃卯粮,还搬出洋理论:今天用明 天的钱! 明天的钱哪里来? 那也不 难,去银行办信用卡。但是,明天 的钱不好用哇, 用完明天的钱, 后 天必须还。逾期不还,就得催债,

量入为出过日子

吴莉莉

欠债不还后,就将你列入无信用记 录中并载入个人信息档,终身如影 随形。信用全无,还怎么混下去?

借银行的钱逾期不还, 尚有法 可循,私人间的借贷,欠账、赖账 就常有发生。借钱人不守信用,债 讨不回来,双方纠纷就多。讨债 人,民间俗称"讨债鬼",这是骂 人话,不好听。向欠债人要回自己 的钞票,本应理直气壮,但几次三 番地讨不回,债主就成了讨债鬼, 反倒是借钱予人的人日子难过。想

想当初借钱人哀求苦恼的模样,到 了欠钱该还时, 他一副债多不愁、 虱多不痒的无所谓腔调, 你又奈他 如何? 民间说法: "站着放债, 跪 着讨债",讨债的角色实在尴尬。 那天白日里, 见花园路边停了辆奥 迪车, 某男子拉开出车门, 站在街 沿高声打手机,手臂在空中乱舞: '依想想看,问我借钞票辰光哭出 乌拉, 现在欠债不还, 侬又是一副 啥腔调?好来,变成我来倒求依了 ……算你狠!"这人相貌不错,大 概是讨债讨得气昏头,顾不得斯文 了,在马路上一通狂吼泄愤。

有点余钱的老人别当钱奴,钞 票要会用; 年轻人自持力差些, 捏 钱的手不能松。硬充胖子,一旦入

不敷出, 自己债台高 筑日子难熬,还要连 累爷娘、殃及他人, 这不道德。普通人过 日子,量入为出好。



有一种在热带雨林和温带地 区欢快生长的卵形水果, 在中国 被称为鸡蛋果,我国只有广东、 福建、云南和台湾有栽种,也有 人称其为"洋石榴",又因原产 地是巴西,有的人干脆叫其巴西 果。巴西果属西番莲科,果汁营 养丰富,兼具多种水果的香味, 富含十几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 及微量元素,常用来生产营养果 冻和果酱。

巴西果可直接鲜食: 把浆果 切开, 用勺舀出果瓤。也可将果 肉放入杯中,加水和糖,置于冰 箱,成为美味的冰镇果汁

巴西果不愧为著名的热带观 赏植物,通常在夏季开花,花作 白色, 芬芳可嗅, 花中有所谓的 "副冠" -



西果的花为"激情 之花",由于英文中 的"激情"一词 (Passion)尚有"耶 稣受难故事"之意,于是人们竭 尽想象之能事, 把雄蕊看作被钉 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将"副冠 想象成耶稣头上的光环: 更有甚 者,那十片花瓣也"变成了"耶 稣的门徒, 巴西果花也就如此这 般地成了

巴西果和巴西果效应 陈钰鹏

还有的国家将巴西果花叫做"时 组成的混合颗粒,在操作和食用 钟花",他们认为花瓣像时钟的针 盘,雌蕊和雄蕊则分别为指针。

在医家的眼里,几乎每一株 植物都是草药,即便不是良药, 至少也是(可派某种用场)的含 毒苦草。巴西果的根、茎、叶等 均可入药, 有助干消炎止痛、活 血强身、滋阴补肾、降压减脂; 对咽喉炎、牙周炎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且有醒酒的特效。

说到巴西果,要提一下"巴 西果效应": 把由两种(或两种 以上) 颗粒大小不同的混合物置 于一个容器中, 用外力使容器振 动: 体积较大的颗粒会上升到表 层而较小的颗粒则沉降到底部。

这一效应之所以得名"巴西 果效应",和欧洲人吃早餐有关,

> 泡燕麦、 葡萄干 不同坚果

人们习惯

于用牛奶

过程中有人发现, 最先从盒子里 倒出来的一定是个头最大的巴西 果(巴西果之荚果里的果仁)。 1998 年又发现了与之相反的 "反巴西果效应"——体积大的 颗粒下沉而体积小的颗粒上升。

巴西果效应和反巴西果效应 已成为非常热门的颗粒物理学话 题,在许多工业行当(如制药、 运输等)中总会碰到这一现象。 1939年,人们在用火车皮装煤 时观察到, 较大煤块最后都位于

上面, 当时人们已经较为正确地 解释了这一效应 (不过那时尚无 巴西果效应这一概念): 每当火 车摇晃或振动一次, 就会使煤块 或颗粒之间产生空间, 小煤粒能 掉下这些空间去,大煤块下不 去,小的越落越深,大的不断 "漫游"到上面。这是一种混合 物离散时的原理。颗粒物质是以 一种离散形式存在的物质形态, 和一般的固体和液体很不相同。 我国科学家发现, 当大颗粒与颗 粒密度之比大于某一临界值时, 则大颗粒上升(呈现巴西果效 应), 反之则大颗粒下沉(反巴 西果效应)。这与负气压有关。

国外有个技术团队利用巴西 果效应研发了一种用来逃生的安 全自救囊,滑雪时万一遇到雪 崩,滑雪者可解开这一系在背上 的安全囊,气囊会充气,从而使 相连的身体体积变大, 由于雪崩 时的振动促使产生巴西果效应, 从而让滑雪者留在雪层的上面。

-多条丝状体, 花形 优雅。美国人称巴